**晁公溯与《定慧院记》**

追溯定慧寺的历史，不能不提及晁公溯及其《定慧院记》。如果没有晁公溯的《定慧院记》，定慧寺的早期历史，至今还是一片空白，人们完全无从了解。

**晁公溯其人**

晁公溯（公元1116—1176年），一作晁公遡，字子西，号嵩山居士，又号箕山先生。祖籍澶州清丰（今属河南），迁居开封，世居昭德坊。

晁公溯是宋代昭德晁氏家族的名流，也是诗文兼善的文学家。曾经在巴蜀地区担任多个地方官，最后官至兵部员外郎。他和著名史学家李焘同年进士及第，是著名学者叶梦得的表弟，是著名诗人陆游的表舅，与郭印、虞允文、李流谦、王炎、范成大等都有程度不同的交往，在政坛和文坛上均产生了一定影响。

晁公溯的先祖为卫人史晁，自汉大夫晁错之后，世无闻人。到了宋代，则人才辈出，大放异彩。晁公溯的五世祖晁迥，进士出身，官至翰林学士、工部尚书、礼部尚书。《宋史》有传。晁公溯的高祖晁宗悫，赐进士及第，官至参知政事、资政殿学士。《宋史》有传。晁公溯的曾祖晁仲衍，赐进士及第。后调京东提点刑狱，累阶朝散大夫。其女儿嫁唐之问，为陆游外祖母。晁公溯的祖父晁端方，儿子多有出息，女儿六人，皆嫁士族。晁公溯的父亲晁冲之，系江西诗派 26 位诗人之一。终生不恋功名，授承务郎。其堂兄晁补之、晁说之、晁祯之，都是当时有名的文学家。

晁公溯兄弟六人，排行第三。长兄晁公休，字子嘉，宋高宗建炎中官从事郎，为汉阴令。次兄晁公武，字子止，号昭德先生。靖康之乱中流落吴楚，后入蜀，宋高宗绍兴二年登进士第，先后知恭州、荣州、合州、泸州，官至四川安抚制置使、淮南东路安抚使兼知扬州、吏部侍郎、临安府少尹等。晚年居嘉州符文乡。所著《郡斋读书志》，是中国现传最早的具有解题的私家藏书目录。四弟晁公荣， 五弟晁公退，六弟晁公适，事迹不详。

晁公溯早年在北方长大，约十一岁时，金兵南下，父亲奋起抗金，败死宁陵。晁公溯与兄弟诸人欲留故都不成，便发睢阳（今河南商丘），涉淮泗，渡长江，历吴楚，过三峡，奔蜀地。高宗绍兴（公元1131—1162年）初年，晁公溯投靠姑丈孙仁宅于涪州。在孙仁宅的培养下，发愤读书，于绍兴八年进士及第。先后任梁山尉、涪州军事判官、施州通判、知梁山军、知眉州、成都府路提点刑狱公事，累迁至兵部员外郎。

南渡后的晁公溯，为官长达三十年，但却“无田庐可归，为贫所驱，矻矻州县间，但知自治而已”。幸赖“吾宗衰谢尚斯文”的信念，才支持他“独善其身”地走完了自己的人生旅程。

**诗情寄乐温**

晁公溯由中原南下，西上夔门，最后定居于涪州，年仅十一岁。从此，晁公溯仰仗姑父孙仁宅的培养，考中进士，为官一方，诗文成就，闻名海内。

乐温，与涪州一步之遥，同在长江边上，是晁公溯经常经过和光顾的地方。除了《定慧院记》之外，晁公溯的459首诗作中，有3首写到乐温。

第一首《乐温道中》：

路经新峰驿，薄暮聊解装。

颓垣生秋草，庭庑亦已荒。

北风吹空林，崒崒叶陨廊。

夜寒不能寐，起坐心彷徨。

出看天欲明，疏星淡无光。

征夫稍速驾，起拂车上霜。

墟中始辨道，迢递征途长。

树色共空阔，晨光尚苍茫。

鸡鸣始知村，渐觉暾朝阳。

青烟出林际，滞穗或在场。

感兹田舍乐，慨然怀故乡。

黄金百镒尽，失路徒悲伤。

这首诗写某年秋天，途经乐温的情景。傍晚歇息于新峰驿，感到一种强烈的荒凉。黎明赶路，霜风阵阵，行于荒村，前路迷茫。等到雄鸡报晓，太阳初升，炊烟四起，缥缈林间，引起对远在中原的故乡的思念。结尾两句“黄金百镒尽，失路徒悲伤”，以黄金丧尽而迷于歧路为喻，极言处境之艰难。这首行旅之作，颇有几分杜甫的味道。

第二首《乐温舟中作》：

密云卷雨归空山，暮林接翅昏鸦还。

须臾水面明月出，沧江万顷琉璃寒。

波平汗漫天无风，水光月色相为容。

临流爱此无尽碧，乘月直下沧浪中。

江心石出高崔嵬，水作镜面无停埃。

琉璃万顷忽破碎，知是一苇横江来。

中流与月更媚妩，湛湛无声翠光舞。

飘然长啸顺流下，櫂夫请留恐仙去。

姑令结缆寒沙边，月方正中光入船。

洗杯索酒属明月，今夕之乐宁非天。

这首诗，当是晁公溯任职于川峡期间，泊舟于长寿江边时所作。

前六句，写傍晚到初夜的江上夜景：浓云卷雨，碧空如洗，暮色苍茫，鸦阵归林，月映波心，沧江凝寒，波平如镜，四野无风，水光月色，交相辉映。

中间八句，写江上夜景的变化。江心石出，其势崔嵬，水面如镜，清净无尘。被月光涂得金黄的江水，忽然变得像破碎的琉璃一般，原来是过路的快船横江而来，打破了江上的宁静。此时，舟行中流，与月为友，月色更显妩媚动人，湛湛江水无声，唯有翠光飞舞。

结尾六句，写江上夜景游玩之乐。因为夜色迷人，心情顿时完全放松，悠然自得地吹着长长的口哨，顺着流水，“纵一苇之所如，临万顷之茫然”，而船夫恳请放慢速度，担心发生意外。于是，下令结缆于寒沙边上，让天上的皎月静静地照入船内，洗杯索酒，举杯邀月，不知今夕何夕，忘却天上人间。

第三首《涪川寄蒲舜美桐烟墨来试之良佳因成长句》：

西风吹林秋日白，修桐叶雕霣（yǔn）寒碧。

霜馀结实凤不至，野人取之出膏液。

山中老翁颇喜事，买膏燃光归照室。

旋收轻煤下玉杵，阴房掩翳烟不出。

泽麋解角麝荐香，严冬折胶天与力。

律灰吹尽无裂文，外乾中坚介如石。

故人怜我贫嗜书，遗我一丸欣有得。

空堂无风尘亦静，朝阳压窗书绕壁。

起临墨池洗砚试，入手已怪光夺漆。

苍忙忽惊玄云晦，罨（yǎn）霭顿失寒松色。

徐嗟流落用失所，翰墨何同有勋绩。

从军豪气吾岂能，倚马翩翩磨楯墨。

傍人笑言君勿疑，著书固属穷愁客。

这是目前所知最早赞扬蒲大韶桐烟墨的作品。蒲大韶原籍阆中，后移居乐温，所创制的桐烟墨，颇受东南士大夫的喜爱，史称蒲氏墨，为中国古代名墨。

前十二句，叙写蒲大韶桐烟墨制作过程之考究。清秋时节，白日高照，桐树叶凋，桐子结果，取而榨油，燃油制烟，玉杵捣制，动物制胶，辅以麝香，制成的墨碇全无断裂之纹，外乾中坚，硬如磐石，质量与松烟墨相比，截然不同矣。

中间八句，写获赠蒲墨的过程与欣喜之情。获友人赠墨，欣然有得。于是太阳初起之时，在清静的宽大书斋里试用。起身临池，洗净砚台，拿出蒲墨，顿时感觉光泽超过黑漆。挥豪落纸，顿惊黑云翻滚，压住浅淡雾霭，松烟墨写出的字迹立即黯然失色。

收尾六句，由蒲墨之精生发人生之感慨。桐烟墨如此精美，应该用来为国家建功立业，可惜自己流落江湖，不能发挥作用。

**定慧寺的原始档案**

晁公溯的《定慧院记》，是目前已知时间最早、篇幅最长、内容最丰富的定慧寺史料，可以称得上是定慧寺的原始档案，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。

《定慧院记》，出自《嵩山集》卷五十。《嵩山集》，五十四卷，是至今仅存的晁公溯个人文集，收录于《四库全书》。

《嵩山集》的起名，与晁公溯的家庭背景有关。晁公遡的父亲晁冲之，是北宋著名诗人，宋哲宗绍圣（公元1094—1098年）初年，由于党争剧烈，兄弟多人遭到贬谪，晁冲之隐居阳翟（今河南禹州市）具茨山，晁公遡与兄弟等六人随父前往阳翟。阳翟毗邻登封，位于嵩山之南，故晁公遡的文集起名《嵩山集》，寄托着怀念中原故土之意。《嵩山集》的很多作品，都创作于巴蜀地区，而涉及今天重庆地区的作品，数量尤其众多，从某种程度上看，就是一部巴渝地区的诗文集。

《定慧院记》，是晁公遡记录巴渝风物的代表作。南宋孝宗淳熙二年（公元1175年），年届垂暮的晁公溯来到了当时的乐温县城，看到定慧寺革律改禅后的面貌，心里非常高兴，于是应新任住持了鉴法师的邀请，写下了这篇《定慧院记》。

对于重庆而言，《定慧院记》是研究宋代巴渝地区社会风俗和社会管理的重要参考。对于长寿而言，《定慧院记》则是研究定慧寺的第一手资料，仿佛就是一部定慧寺的简史。

定慧寺的创建，并非纯粹的宗教目的，而是针对“尚鬼而淫祀”的民间陋习，出于移风易俗、加强社会管理和基层政权建设的现实需要。

定慧寺的创建，并非如其它寺庙一样，由僧侣化缘而建，而是由官府出钱组织兴建，带有浓厚的官方寺庙色彩，承担“以佐教化”的社会功能。

定慧寺创建之初，规模偏小，故而名院，后来扩建，规模有增，因而名寺。

定慧寺，始而修行律宗，信众不多，没有发挥应有的教化功能，反而成为不法僧侣的私产，社会反响不佳。

定慧寺于南宋孝宗时革律改禅，并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维修，气象一新，风气一变。

定慧寺革律改禅，由吉祥寺禅僧了鉴法师接管，证明吉祥寺与定慧地于宋代同时存在于长寿河街地区，足见当时长寿佛教之盛行。

定慧寺的这些重要史实，如果不是晁公溯《定慧院记》的详细记载，后人是无从知晓的。

纵观以往所知的定慧寺记载，不管是清初以来的全国《一统志》、《四川通志》、《重庆府志》，还是多本《长寿县志》，无一例外都是一笔带过，看不到更多的信息。就连专业的《长寿宗教志》，对定慧寺的历史，也记载得异常简略。正因如此，晁公溯的《定慧院记》，更显得异常珍贵。

**律改禅的幕后推手**

南宋孝宗淳熙元年（公元1174年）定慧寺的革律改禅，无疑是定慧寺历史上的重大事件。

定慧寺革律改禅，谁是幕后的推动者呢？各种迹象表明，这个人非晁公溯莫属。

晁公溯在临死之前一年，到长寿写下《定慧院记》，宣传佛教“以佐教化”，力主革律改禅，对新的住持了鉴大加赞赏，一定有着某种原因。

革律改禅，从某种意义上讲，其实就是宗教资源的争夺。这样的大变革，没有行政资源支持，很难达到目的。晁公溯的家庭背景、事业履历、文章声誉、社会地位，在当时的巴蜀地区，都是首屈一指的。就定慧寺革律改禅一事让涪州“郡守得请于朝，命吉祥寺僧了鉴统其徒”，绝不是吉祥寺了鉴一个僧人可以办到的，可是对于晁公溯而言，这是做了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。

革律改禅，必须朝廷批准。如果朝廷不同意，仅靠涪州郡守，那是不大可能的。恰好当政的宋孝宗，特别重视佛教，特别亲近禅宗，与当时的话头禅创始人大慧宗杲禅师，交情深笃，多有倚重。晁公溯久经宦海，深知庭闱秘事，对于当朝皇帝的政治主张和文化偏好，可以说了如指掌。定慧寺革律改禅，正好符合宋孝宗的口味，晁公溯当然心知肚明。

“甑中炊火釜烹鲜，莫道巴儿不解禅”。这是晁公溯的名句。晁公溯之所以对定慧寺革律改禅表现出极大的热情，最大的因素，还来自于个人对禅宗的一往情深。

晁公溯曾称赞柳宗元以佛代鬼治理柳州，并认识到“浮图氏之法，果可以佐敎化也”，足见其对佛教的重视程度之高。

禅宗是宋代的显学，也是昭德晁氏的家学传统之一。范成大曾经次韵晁公溯曰：“君家出世学，无生亦无亡。”意思是说，晁公溯出生于具有佛教信仰的文化大家族。

晁公溯的五世祖晁迥，“多究心于内典，故迥著书，大旨虽主于勉人为善，而不免兼入于释氏。”晁迥子孙有不少步其后尘者，如晁说之自称“世奉真如法门”，晁公武自称“旁逮释老恢诡之学”。

晁公溯是当然的信徒。晁公武曾记载晁公溯研习《金刚经》的情景：

予弟公溯日诵三过，予靳之曰：“汝亦颇知其义乎？“对曰：”知之。其义明万物皆空，故古人谓以空为宗也。”

《金刚经》被奉为禅宗经典，六祖慧能就是听闻《金刚经》而开悟。晁公溯不仅读佛经，而且游览过凌云寺、圆觉院、修觉寺等佛寺，结交了众多僧人朋友。

晁公溯的诗作，很多都表现出明显的禅宗印迹。《过圆觉院简照上人》中的“前身老东院，具体小西林”；《示中岩长老子文》中的“莫言一杯水，实具五味禅”等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晁公溯所受佛家思想影响之深。

在与和尚的交往中，晁公溯甚至以诗偈形式相唱和。其《近承琮上人问讯甚勤老书不能作书以偈答之》云：

十年不到吴溪上，闻道禅龛更斩新。

得见山中此松老，后来谁是住庵人。

此偈全作禅家语，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晁公溯对禅宗的谙熟与热情。

2015年6月25日星期四